

<<<三言两语

达州人的说说

谁的生活没得失？谁的人生无悲喜？在我们不断向前追求的时候，不时还应该回头看看，无论地位的高贵与卑贱、生活的富足与穷困，总有一些东西是应该守住的。你得到或失去再多，如果连自己都不是自己了，谈得失还有意义么。所希望，得失之外看得失，悲喜之外看悲喜。昨夜纷纭，已如隔世。今朝甚好，清歌一曲，处繁华而沉静，享孤独而清雅，就收了这一窗风月，独享河流光浅影。

——见龙在田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！其实，过节就是一种仪式，仪式就是文化。但是更多的人只是重视了仪式的形式方面（热闹），忽略了仪式的感受方面（心灵）。过节重视感受，节日的质量肯定就不一样了。

与节日保持一种距离，也是一种过节的方式。用审视的眼光、观察的方式、咀嚼的态度、学者的思维，看看这个社会的传统节日，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？

——令狐飞雪

阅读是一种浪漫的教养！在书中不仅有眼前，更有诗意和远方……

——福窝

优雅也分等次：三等优雅靠努力训练得来，二等优雅随尊贵出身而来，一等优雅被委屈历练出来。曾经生活的百般凌辱，后来，低头一笑，释然了。它生长得最为坚固，沉静而安谧。时间深处，愈发动人。

——刘国峰

主 编 李天泉
责任编辑 彭闽湘

官方微信 dzrbdzwb
官方微博 dazhouxinwen

爆料热线：2382258

<<<万家灯火

乡村桐树

·张浩宗·

桐树是一种贱树，既不能做房屋的梁栋檩桷，也不能成为老百姓添置家具的上好材料，就连做柴薪也不能久熬，猛火一过就焉趴了，剩一堆黑软的炭灰。但桐树还是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自强不息地坚守着脚下的位置，不卑不亢，顽强生长。

在乡村，视线所及，桐树到处都是，随处可见。

记忆中，故乡的坡地和山岭间能够成片生长的，除了松树、柏树、杉树，就是其它杂树了，青桐树、桉木树、马桑树，胡李子树，核桃子树，不一而足，而不择地势、随遇而生的就是桐树了。山梁、溪岸、沟渠，荒草蓬，乱石堆，荆棘丛，还有田边地角，房前屋后，悬崖峭壁，有的成林，有的成片，有的零星地躲闪在一片低洼处，有的间隔着一道坡坎，然后，跳过一个水田，闪过一湾废塘，桐树熟悉的身影又逆跳着出现在眼前，远远看去，更远的地方，有几棵矮匝匝散着大片冠盖的桐树，迷茫地伫立在一蓬瘦弱的风中，仿佛就要跌倒了似的。

其实，它是不会轻易跌倒的，当料峭寒风艰难地从围住村庄的山岭间仓皇逃逸，桐树就会抖动满身铁黑的枝桠，迎风而立，笑傲苍

后的大山的。生育儿女、砍柴挑水、翻种土地、喂养牲畜，那样乏味生活持续了十四年。那十多年，恰巧是两个世纪的更叠阶段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迁。城市以惊人的速度蹿入时代浩浩荡荡的洪流之中，而大部分的乡村拖着久病成疾的身体艰难前行——终究是被远远地甩在时代身后。

母亲便是这样被时代抛下的。她隐忍，朴实，为了大山她穷尽了自己最好的年华。

后来因我和小妹来城里上学，母亲终于摆脱了那些年困困她的大山，然而时过境迁，事殊世异，早已人非物换。很多新鲜的东西她不再好奇，也不愿去尝试；旧的东西她反倒铭记在心，唯恐忘记。城里的街头巷尾有各种各样的饼，但从不见母亲买来吃，那和她多年怀念的饼的做法和味道到底是不一样的。

她在城里找了工作，不是很累——比农活轻松。那十几年清贫的乡村生活，更是养得了她寡薄的性子——不与人算计，也不大与人群聚在一起。以至于后来的我时常在想，我骨子里生来的冷淡是不是一部分源自于母亲。但人愈长，抑或老，便免不了沾上那些活人长短的世俗习气，见得愈多，听得愈多，自己便会说了，母亲亦是如此。

离开家乡，那些衣物母亲也是不曾带的。偶尔回乡，老房子里的衣橱仍旧是在的，只是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，渐渐地腐朽了，那朽木散发的味道阵阵侵入鼻腔，让人满心厌恶。岁月就这样——不着痕迹悄无声息地打磨着人们浅藏在记忆中和人物，尤其残忍。

只是在生活面前，终究许多事都不如往日如意。在城里，父亲愈渐感到与城里人的差距，

穿，凛然地摇晃，不屈地颤动。

经过24个冷日的历练和煎熬，桐树铁黑的身影依然在寒风中抖索和摇曳。又是几日暖风轻拂，桐树满身枝桠间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芽苞，继而，又涌现出蝌蚪般游动的花骨朵。此时，寒意渐消，春意盎然，大地重新回暖，三五日后，漫山遍野燃起晃眼的烟霞，但见桐花绽放，紫中露白，点缀在桐叶娇嫩的脉络间，绿意蔓延，到处都是——一派繁华景象。

此时，乡村真正的春天来到了，溪流格外清澈，蓝天格外高远，青山格外葱茏，麻雀落在低矮处穿梭，燕子绕在房梁上呢喃，就连鸟鸣也抛开了烦躁和急促，听起来格外舒缓、平和与婉转，整个村庄都溢满了快乐和喜悦。

待桐花凋零，桐叶慢长，幼桐如青杏般密坠在枝桠上，掩映在翻动的叶片间。当桐叶长到巴掌般大小，地里的苞谷也熟到了七八分，母亲就会去地里掰回满背篓的嫩苞谷，用石磨磨成干菜置放在盆子里。我们怀揣母亲的吩咐，漫山遍野寻桐叶。桐叶寻回后，母亲将桐叶洗净，晾干，一匹匹叠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将早已备好的南瓜丝、姜丝、蒜泥等佐料拌匀后，用筷子匀称地贴在苞谷馍上，再用桐叶包了，放入蒸笼，蒸熟。当桐叶启开，一缕缕清香扑鼻而来，

自己却无力做大的改变，看得越多，便越发难平。饭桌上，他时常向一家人抱怨，哀叹，语言尤其的尖锐，荒唐。然而日子依旧平静如水，不曾遭遇过大的磨难坎坷。我和小妹十几岁的年纪，总不愿听他唠叨那些话，唯有母亲，始终无声地容忍着，坚守着，没日没夜地做着劳苦的工作，拿着微薄的薪水。于这个家，她总是默默地操心、付出，不曾有过怨言。

母亲的那些衣物我大都忘却了，只记得那底层的四缙布匹，一匹翠绿，一匹玫红，一匹浅粉，一匹深红。那些布匹也是我和小妹最喜爱的，待至夜里家里人都睡去，我和小妹便偷翻出来，学电视里古人的样子，裹在身上，拖着长长的裙摆，步履款款。也压低喉咙学古代女子说那细软的腔调。后来读张爱玲，看张曼玉，便对那裁剪均匀的旗袍喜欢到了骨子里。那样细腻的布匹拿来做旗袍才不算是辜负。

在空濛的傍晚，身穿旗袍，轻移莲步，踏暮色而归。那时候正直花信年华，春衫薄袖，多好的年少。

然而那些山水明净，纤纤如雪的光阴于母亲而言，到底是太匆忙了。

或许年轻时候的母亲也曾幻想过，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纪，穿最爱的衣服，不论天气好坏，只是不经意的瞥，便邂逅了最好的人。隔着陌生的距离，微微一笑，算是问好，是否一起前行并不重要。

夜里，我又想起了母亲那至今尚未裁剪的布匹，不知在这些年辗转奔走的日子，遗落在哪段记忆里。朦胧中，那身姿曼妙的女子，一袭轻盈的薄衫，翩然入梦来。

嫩黄的苞谷馍上布满了桐叶的经络，粗粗细细，仿佛人身上的血脉。娃娃们等不及，抓来就咬，一个个被烫得龇牙咧嘴……

当暑热难耐，在地里劳作或赶集归来的人，就会躲到桐树下。桐树散出大片冠盖，仿佛一把巨大的绿伞，正好遮蔽阴凉，待喘过气来，再去摘下一匹桐叶卷成圆锥斗状当水瓢，赶紧去桐树下舀来凉水喝个饱。

等到秋天，桐籽成熟了，由青变红，又由红变黑褐，桐叶也就枯黄了。秋风飒飒，片片黄叶飘落，裸出一树累累果实来。人们背上背篓，带上竹竿，满山满坡寻那桐树，在竹竿的敲击声中，桐籽哗啦啦落下，三五成群的人们将满背篓的熟桐籽纷纷背回家去。

秋后，空山空地，空空的村庄里，只剩下一声声尖锐的犬吠越过偌大的田野，狗们结伴而行，在村庄里不停地奔跑着，将更大的空旷和辽远带向远方。

当冬天如期而至，一丛丛桐树孤零零地挺立在村庄的怀抱，而铁黑的枝桠，一伸向寒空，仿佛在向谁诉说心中的祈盼和念想，委屈和沮丧，还有藏不住的忧戚和期望……

可是春天又来临了，还是满山桐花开，依然漫坡桐叶卷。



天黑前回家

常龙云 著

好些天王超都懒得开手机。这天，他打开手机，短信塞满了收件箱，同学的，朋友的，还有楼盘、商场、网店促销的，最多的短信是周丹的。超哥，你在哪里？你怎么关机了？是不是手机没话费了？我今天给你充了五十元话费。我想你了。盼你回话……他站在露台上，想起师大校园，想起守候街

边火爆阳光下求职的同学们，恍若隔世。最后一条短信还是周丹发来的：今天七夕，牛郎织女，鹊桥相会，金风玉露，一年一度，胜却人间无数。今晚，我想依偎在爱人的怀里……他看了发短信时间，早晨五点，估计是醒来后，躺在床上发的。

王超决定回师大一趟。

“假期中，学校还有什么事？”陆小月不情愿放他走，“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周丹……”“不是的……”王超慌忙否认，心里嘀咕，她怎么就记住了周丹？怎么看出了我的心思？这方面女人是不是都很敏感？

王超说要去买些治风湿的药，给老妈寄回去。他给陆小月大谈乡下老妈，如何顶着烈日挑水担粪，如何深一脚浅一脚踏雪上山砍柴，如何节省一天只吃一顿饭供他上学读书，如何被风湿病折磨，十指麻木，双膝奇热……说得陆小月泪光莹莹，催他快去。

王超去邮局，给老妈寄了治风湿的药，寄了五百元钱，趴在大理石柜台上，在汇款单附言栏，还给老妈写了一封短信，说儿子

现在能挣钱了，别再为钱的事过分操心和担忧，让她买件像样的衬衫，别太寒碜自己，还嘱咐她按时用药……

回到师大已是中午，假期的宿舍人去屋空，闷热难当。王超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他给周丹发了条短信：晚上七点，河滨公园见。然后，他关了机，倒在床上大睡。

河滨公园离师大不远，穿过一条不长的商业街就到。王超经过一家礼品店，看到货架上的流氓兔，白胖浑圆，非常可爱。温顺的兔子，咋就被流氓了？显然是恶搞。女孩子们偏就喜欢这小流氓，说不清楚为什么。或许，她们青春骚动的潜意识里，隐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淫猥欲望？他掏钱买了一只，作为情人节送周丹的礼物。

王超来到河滨公园，见树荫下的周丹正翘首以待。她穿一件米黄色短衬衫，齐膝牛仔短裤，俏脸上淡淡的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郁，像瓷器蒙了一层灰。她不由分说，粉拳雨点般起落，责问如放连珠炮：“你为啥关机呀？这两天你去哪里了？为啥不回我的短

信……”

王超挺着瘦胸脯，任她捶打，待她捶打累了，双手无力地牵拉在他肩上，从背后拿出礼物，用兔子手搔她的脸。她推开他，亲了亲流氓兔，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他，T恤，休闲裤，乳白皮凉鞋，破啼为笑：“咋打扮得相亲似的？”

“天上鹊桥会，地上情人节，和情妹约会，当然得盛装出行。”

“昨天报纸报道，一中年妇女在柜员机取钱，被一青年男子用砖头拍昏死，抢了她的钱后逃之夭夭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看你这身小暴发户行头，八成就像打劫了人家的。”

“我说七夕情人节要去相亲，女老板一听，大发善心，说人靠衣装马靠鞍，给我预支了工资，让我去买了这身新衣服。”

周丹神情陡变，脸色阴阴、语气酸酸地说：“好个大发善心，我看来是大发爱心吧？”